

怎样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邀请业内外专家进行学术研讨发言摘登

□记者 沐沐 陈逸麟

2020年省两会上,袁家军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谋划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2020年1月16日,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以高度的灵敏性和敏锐性迅速作出反应,召开主题为“舟山为什么可以建和怎么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沙龙,就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20年3月23日,浙江《2020年海洋强省建设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出炉,聚力做好全省海洋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下一阶段全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和任务举措;2020年5月25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召开2020年第四期“周末智库沙龙”,邀请行业内外专家就“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进行学术研讨。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话题

黄建钢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不仅是一个新课题,更需要从一个新时代的角度去审视、理解和创新。

中国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又一个战略谋划,这是适合21世纪海洋时代的一个重大谋划。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中国到现在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状态。再不转型升级,中国经济包括浙江经济要想实现“再次发展”就会不可能。但从转型的角度看,现在还没有转到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的层次和状态。“海洋经济”是现在的“时代经济”。这与20世纪和19世纪的“海洋经济”有质的不同。那时候的“海洋经济”都是附属经济、从属经济。但21世纪的“海洋经济”应该是主体经济、主导经济和主流经济。我们国家到现在的经济转型升级就是要从以前的“陆地经济”转到“海洋经济”。中间还有一个“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再回到‘实体经济’”的过程。从全球来讲,陆地面积才29%,海洋面积是71%。“海洋经济”重点要放在对海洋资源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层次地利用上。而不是一个简单从海洋里获取多少GDP的概念。应该是利用在前,获取GDP在后。所以,现在浙江提出要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恰逢其时。

但现在中国的“海洋经济”还是一个思路很窄的经济形态。一般只是指盐业经济、渔业经济、海洋运输经济、海洋船舶经济、海洋能源经济——风能经济、流能经济。其实,还有海洋科技经济、海洋生物经济。现在要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一个海洋综合经济的概念。

从立体思维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就会发现,它应该具有如下一种立体结构——上海海洋中心城市、海滨海洋中心城市和通海海洋中心城市。它的定位在“城市”。它的发展是一种“城市发展”。它的治理是“城市治理”。最主要是,上海海洋中心城市应该对海滨海洋中心城市和通海海洋中心城市起到一种辐射作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其实是从海洋角度对城市的一种新界定、新视角和新命名。

所以,它需要创新。一是要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怎么能吸引国际、国内、长三角和沪甬舟来共同投资浙江省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问题。二是要构建一个新港——怎么在中街山列岛构建一个与国际航道是零距离的港口。三是要组建港伴,就是怎么样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命运共同体”——分布在五大洋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伙伴”。四是要充用资源——应该充分发现和利用海洋资源。对人类来讲,海洋的资源空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空间。现在,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利用还仅是海洋资源整体的九牛一毛。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基础是“海洋理念”。对中国人来说,“海洋理念”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其实,近代文明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协商等概念都是“海洋理念”或都与“海洋理念”有关。

最主要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一定要贯彻落实习总书记一直在主张、强调和提倡的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理念就是“创新”。“国家级新区”的核心本来就应该就是“创新”。“创新”的概念不仅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而且还要贯穿在其它的发展理念——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中。没有创新,其它的发展理念也是空的。五大发展理念其实也可称为“创新发展理念”。建设一个崭新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就可以彻底地贯彻和落实好新发展理念。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人类走向海洋时代的必由途径

殷文伟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解读人类发展和进步历程应该有一个海洋视角。海洋视角是什么?首先是从海洋的角度把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海洋阶段、利用海洋阶段和开发海洋阶段。这三个阶段以大航海时代作为分界线,之前的第一个时代就是探索海洋或者小航海时代,利用海洋的阶段就是大航海时代,那么开发海洋的时代就是海洋时代。据此来看,第一,这三个阶段在当前的时空上是共存的,但人类将长期处于第二阶段为主的发展状态,人类的海洋时代还没到来。第二,当前我们仅仅具备了进入人类发展第三阶段(即海洋时代)的海洋精神特质。第三,只有当人类确立海洋思维方式的主导地位,才可能形成一定的海洋技术和海洋制度条件,才能全面进入海洋时代。所以,我所谓的海洋视角是一个由海洋精神、海洋思维、海洋制度和海洋技术组成的四维架构。人类的海洋时代是以海洋精神和海洋思维作为内涵,海洋技术和海洋制度作为外延,四维结构充分均衡的时代。海洋时代将是一个和平永续的时代。这正是海洋时代的魅力和我们为之呼吁去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之

终极目标。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的国家。中国是陆地上的文明古国,海洋意识相对比较淡薄,我们缺乏应有的海洋精神,缺乏海洋思维。为此,我们首先应向一些海洋国家学习。以英国为代表,经历大航海时代,他们完成了海洋精神的国家崇尚和制度实现。至今为止希腊仍旧保持着对船员的高度尊敬,西方国家对于航海等探险活动的一种包容和崇尚是他们的一大特征。大航海时代起于葡萄牙、西班牙,再到荷兰和英国,但大航海时代加速发展是在英国。如要解读其中的原因,东西印度公司作为一种风险机制的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一种海洋思维的实践。

据上,可以这么认为,海洋精神的本质是冒险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率先在西方国家萌芽。而全球化显现的是海洋思维,公司、保险和证券等则是海洋思维的制度安排,由此,我们看到市场经济在200多年内得以迅速发展。未来,当人类面向不确定性和创新的时候,海洋精神和海洋思维必然是好的制度建构的唯一出发点。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必定是人类走向海洋时代的途径。

当前,我们可以看到逆全球化的声音和举动不断,全球纷争四起。或许,这正是陆地思维已不足以解决当代全球治理问题的表现。因此,我国应勇担使命,加快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重塑中华民族的海洋精神,充分运用海洋思维,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建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体系,引领人类走上海洋时代的光明大道。

►全球海洋中心是管理服务和技术世界一流的城市

骆小平 华北电力大学博士 副教授

对于“海洋中心城市”,实际上在英文的学界、官方的一般都是用“Harbor”这个词,这个词它有港口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表示“枢纽”——那么从这个来理解,它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就必须是海港、陆、空港是一体化的。这样子就分发货物、人流更加方便。我们讲这个“海洋中心城市”是讲港口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海港的发展,所以我们看香港、伦敦、阿姆斯特丹,它都是自由港。它是全球的中心城市。但是,相对来讲,巴黎和上海则主要是作为国内的自由港。因为它这个也涉及到法律上的“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防控期间,香港和伦敦的海港、空港、陆港全都没有封闭,没有关闭边界,而且它也不需要隔离。就是说,你做生意,贸易到了那边之后不需要隔离。然后就全球海洋中心的城市。它跟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走在陆上的这些城市有很大的不同。

“海洋中心城市”它为什么成为中心?实际上它起源于也依赖于商业的贸易。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安特卫普,它是16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城市,葡萄牙人在此经销印度的香料,包括中国一些贸易都是从这里来

进货的。那么,安特卫普到现在也只有50万人,但它仍然是欧洲沿岸最重要的“海洋中心城市”。到了西班牙的时候——西班牙是最早的航海的崛起。在100年海权当中,它掌握了这一个掌权。它主要是争夺黄金和资源。那么,葡萄牙主要是农作物、植物,还有香料的流通。你看,它每一个地方,它的主要的商业贸易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到了荷兰的时候,它是商业资本的代表。这个地方跟我们宁波、舟山特别相近。它主要是做海上运输业、农业,还有它金融资本更加完善。那么,转到了大西洋之后就到了伦敦。那么,它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它也比荷兰更加完善了,就取得了“海洋中心城市”更重要的地位。

要成为全球海洋中心,人口、规模、土地的大小并不是最重要的,管理服务和技术必须是世界一流的。比如说,新加坡。它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自由港口。那么,所有各类的政策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要大力提升三合一的管理、服务和技术的力量。那么,既然经济实力当中贸易就是最重要的,而贸易最重要就是开放力度要强。政治稳定,外交关系融洽,法律更加自由,社会更加宽容,你才会吸引不同的人来。不同的人来,他需要的不同的产品就会多。那么,更多的货物也会运到这儿来,才形成一个具体中心。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基本上也是金融的中心城市。所以,先进的金融工具,作为国家级新区可以先行先试,就是离不开金融杠杆。金融取决于政治稳定,因为政治稳定了,才有人愿意到这儿来做生意,贸易才愿意到这儿来。现在我们国内政治非常稳定,政策也很好,所以我们在塑造和追求全球中心城市上面会有优势。我们有距离,但是我们会更多的优势。

